

實驗書寫

《文化研究》第三十五期（2022年秋季）：326-329

躁動的舞曲

The Sweet Unrest of Dance

梁嘉茵*
Ka Yan LEUNG

2019年，臺北，秋天。

若要稍微整理故事開端，大概可以這樣說：

2019年11月16號晚上，香港獨立音樂人Serrini憑專輯《邪童謠》獲得金音獎之海外專輯獎。在國父紀念館頒獎臺上，歌手在謝詞時含淚寄語大家珍重藝術的自由表達。翌日，她在南京的演出以被取消，雖然大家猜測演出是因謝詞引起廣泛討論，觸發所謂的「網絡安全隱患」，但她的巡演公司表示，從來沒有得到正式公文……

若說要以意識流散文來紀錄當晚，也許可以這樣寫：

不知道是不是在臺北吃了一星期，衣服有點撐，還是不要穿白色吧。我隨手穿上行李裡面一套淺紫色的雪紡小洋裝，就和朋友們徒步走去國父紀念館參加金音獎。進去的時候我們都得到一包紀念品，沈甸甸的，我已經忘記那些到底是什麼了。依稀記得茶點區好像有紅色的果凍，或是桂花糕？也可能有devilled eggs，也可能是我回想時添加了一道個人喜好的甜餅？最後在妝髮區做了一個簡單的捲髮頭。可惜沒採用幾天前試造型時候的外星八爪魚辮子髮型。我後來想起，如果用了八爪魚辮子的造型，得獎後所有的輿論風波都會更增添戲劇感。宣布我的名字時，我完全沒有準備，當下我還把電話、圍巾（好舒服的喀什咩）塞給坐在旁邊的樂團男生。一上臺說了「我是香港來的」就開始哭了。完成感言，下臺，我的腦袋有點空白地做完傳媒訪問。頒獎臺後臺的茶點空間空無一人，我還有雅致去倒一杯熱咖啡喝。我記得有個帶冷帽的記者自傳媒室走出來，一臉關心地說著什麼「你怕嗎、不要怕、我明白、很驚訝、很大膽、不怕、不怕」，具體是什麼我

投稿日期：2020年12月16日。接受刊登日期：2020年12月25日。

* 梁嘉茵，香港大學文學院香港研究學系博士畢業生，研究興趣為流行音樂與社群建構。畢業後，隨即投入流行音樂製作和演出，且名下設立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獎學金。現為旅居創作人。

airiti

也不記得了，但是我記得他是想要安慰我的。典禮完結之後的事情也沒什麼特別，就是大家都叫我不要去南京了。當天晚上我只是記得很餓，我記得無老鍋、鴨血，我記得電話裡有亂七八糟的訊息提示，我記得幾小時後我就要起床坐早晨的飛機離開臺北。後來去了南京，馬上又匆匆離開了，凌晨的飛機把我帶到熟悉的東京，一下飛機我感嘆：「是自由的秋日氣息啊！」

2021年，香港，夏天。

「像Hamilton一樣write like you're running out of time。」

金音獎風波以後，兩年的時光飛快流轉，心理治療師見證著我以音樂書寫作為療癒創傷的主要過程。當躁動的思緒躍然音符和文字間，難以解釋的複雜心路歷程彷彿變了地圖，慢慢指向自我實現之化境。

沒有時間了！

不能再等了！

書寫！儘管書寫！兩年之心境凝鍊成一張流行專輯GWENDOLYN，由躁動、不安到靜謐安然，由狂熱到雲淡風輕，始終做自己擅長的事情——散文歌詞書寫。

打開GWENDOLOYN唱片，第一首歌就以燎原之勢打開療癒自我的序幕：

《燎原》

歌詞：Serrini

陽光下 有我在
人間總有些期待
高歌 起舞 盡血色的酒 淚潑開
徹夜 作亂 無道理 換你冷待

黃土地 有我在
誰主宰我的時代
新天 普照 換個新稱呼 誰理睬
褻瀆 禁忌 來亂舞 跳出意外（過來）

靈慾做準備 子彈快快飛
我像野火追逼 你很想迴避
極遺憾用聲音竟追上了你 伴我
一 二 三 四

就撩動著悲喜 根本愛到死
壓在你的胸襟 你怎麼逃避
若突然地消失一手放棄你 動作
一 樣 優 美

放 肆 跟我 兜兜圈
旋轉 又轉 頭髮 不怕亂
有 你 跟我 兜兜轉
直到 末了 仍不間斷 直

到我的吻 溫熱 髮端
甜蜜裡計算 而我不厭倦
渴愛的禁斷不斷
陪我起舞 亂鬥亂 踏碎天地方圓

若用自述小說的口吻來演繹這首歌：

陽光下，我還在活著呀！躁動不安的生命正旺，人間總有些可以期待的吧？譬如說，有無數高歌和起舞的慶典，在一飲而盡血紅色的酒以後，眼淚都像疏導了一樣。若我徹夜在作亂、亂舞、狂喜，你再沒有道理冷待我了吧？在這遼闊的黃土地上，我還在活著，我還在呢。究竟是誰在主宰我的時代呢？新天來臨，日光普照，我若要換個新稱呼喚自己做Gwendolyn，誰會理睬我、在意我呢？我就是耍褻瀆禁忌，跟我亂舞吧，過來跟我一起跳出意外。

而我的靈慾已經做好一切準備，我逼切期待子彈快快飛，我要欣賞世界毀滅。我的狂躁像野火一般追逼著你，很想迴避吧？很遺憾地，我像一個古靈，我用聲音就神奇地追上了你。那就來伴我跳舞吧，讓我們數數「一、二、三、四」，跟著節奏擺動。我若能夠撩動你的悲喜，那只能說，你根本愛我到死。

airiti

如果我壓在你的胸襟上，你還要如何逃避是好？但如果我又突然消失、狠心地一手放棄你，我的動作姿態也會一樣優美動人，如舞蹈。

你就來放肆跟我兜兜圈地跳舞吧！旋轉又轉之間，我們從不怕弄亂了頭髮。有你來跟我兜兜轉於人生舞臺，我們可以一起共舞到世界末了，舞仍不間斷。直到我真正用吻來溫熱你的髮端之前，一切的計算都何其甜蜜，讓人從不厭倦。渴愛的心該如何禁止、作了斷？倒不如來陪我起舞，讓我們投入亂鬥亂的世界，搞不好就這樣踏碎了天地一切作結。

在Serrini以後的人物自傳裡也許會這樣回顧：

「網絡安全隱患」風波後，我用了好幾個月時間來休息，也當然迎來了疫情。與其說是用來構思新作品，倒不如說我在找方法排解巨大的躁動不安。我發覺回歸身體律動是最直接的釋放。也不是說我在意各種批評的聲音，我在意的是，我活在一個容許此等言語暴力的文化時空裡。《燎原》一曲是最直接回應「網絡安全隱患」風波的沈澱過程，滿滿的憤怒化作慢慢的舞。怒火燎原，釋放的方法就是認知自己力量所在，然後用能踏碎天地一切般的驕傲面對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。多年以後的今日，一切風波都塵埃落定，昔日曾經演出的各大城市，已經建起了一個個嘉茵／佳音公園，每一年舉辦盛大的文化活動和音樂節，提示著愛藝術、愛生活的人們，總要相信未來。